

43

外国电影剧本丛刊

● 奖金

● 反馈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43

奖金

反馈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 9 8 5 北 京

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(43)

奖金 反馈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 4 $\frac{5}{8}$ 插页: 2 字数: 86千
1985年4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10,000册

统一书号: 10061·468 定价: 1.10元

目 次

奖金.....〔苏〕阿·盖尔曼 著(1)

李溪桥 译

反馈.....〔苏〕阿·盖尔曼 著(81)

李小燕 译

奖金

〔苏〕阿·盖尔曼 著
李溪桥 译

奖 金
(Премия)

苏联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出品 (1974年)

编 剧: А. 盖尔曼

导 演: С. 米凯良

摄 影: В. 楚玛克

主要演员: Е. 列昂诺夫 (饰波塔鲍夫)

В. 萨莫依洛夫 (饰巴塔尔采夫)

О. 扬可夫斯基 (饰索洛马亨)

早春。

一辆工地上的中型轿车穿过建筑工地奔驰而来。

它驶过一座座尚未建成的建筑物，驶过一些高架支撑的球形装置，从铺着钢管的钢筋混凝土的天桥下驶过来。

转弯处竖着一块牌子：“化工联合企业净化设施”。一〇一托拉斯三十三营建处二工段正在这里施工。

汽车里只有一位乘客——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。他靠着敞开的窗口坐着，身穿一件带帽的风衣，没扣钮扣，他的手放在膝上的一个公文皮包上。

这是第二工段的工地主任丘宾，阿列克赛·阿列克山大洛维奇。

汽车在工地办公室前停住了。一个身穿工作服的姑娘从一座正在施工的建筑物的盖板上喊住丘宾：

“桑·萨内奇！怎么样？拿来了吗？”

丘宾举起皮包，指了指，作为回答。

“奖金拿来啦！”姑娘立即大声喊叫起来。“马上要发奖金喽！收工吧！发奖金啦！”

发奖金的消息霎时间传遍了整个工段。

“伙计们！丘宾把奖金拉来啦！”

“全体工作队员们，听我的命令！快把活儿加紧干完收工呀！”

“安东，安东，你快排在我后面！”

“奖金来啦，奖金啊！”

丘宾把办公室的桌子搬到门口，形成一道屏障。他就坐在桌子后面。

门外已排起了长蛇似的队。

第一个人自报姓名：柯马洛夫。

“柯马洛夫，柯马洛夫，柯马洛夫……”丘宾一边把头埋在名册上仔细寻找着，嘴里一边嘟囔着，“咱们的柯马洛夫跑哪儿去了？噢，在这儿呢，柯马洛夫……签字吧，小伙子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……”丘宾数着一张张钞票，“祝你健康，柯马洛夫，下一个……”

排队的人互相开起心来：

“柯马洛夫，老婆看得紧呀！藏点私房吧！”

“我欠谁的钱，谁就找上来，谁要是忘了，我就原谅他！”

“安东，你站这儿干吗？矮个子，身高不到一米六十的，就不发给奖金！对吗，桑·萨内奇？”

“罗马申柯娃，罗马申柯娃，罗马申柯娃……”丘宾

一边用手指在名册上找着，嘴里一边念叨着。

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细高个青年在工段里走着。他身穿一件帆布外衣，双手拿着一个橡皮管已经盘起来的振捣器。从他走路的姿态看，他已经下班了。

丘宾从办公室的窗口看见了他。这时办公室已经空了，显然，工段里的全体工人都已经领到了奖金，可是名册依然摊在丘宾的桌子上。

“喂，喂，上这儿来！”丘宾从窗口探出身来喊着。

小伙子站住了。

丘宾：你叫什么名字？

小伙子：托里亚·热里柯夫。

丘宾：你是波塔鲍夫那个队的吗？

小伙子：当然啦。

丘宾：为什么你们队还不来领奖金？就剩下你们啦！

小伙子：我们要奖金干吗？我们够阔的喽！

丘宾：尽说俏皮话……快跑到队里去——让他们飞到这儿来！我只等五分钟！

“您用不着等！”这个留着小胡子、有一张孩子气的面孔的人咧开嘴笑了，“我们不来领奖金啦！一点不错！祝您顺利，首长同志！”

丘宾用钥匙锁上自己的办公室。他挺生气，又有点担

心。

他把那只公文包夹在腋下，走过一堆堆水泥和木材，又走过一个刚开始打地基的基坑，来到一排绿色的小车厢似的房子跟前。他走到一个房间的门口，上了台阶，猛地拽开了门。

这是波塔鲍夫施工队的更衣室。

队员们下了班，正在换衣服。这里基本上都是些年轻的小伙子——大约十五个人左右。他们吵吵嚷嚷，说说笑笑，显得房间很拥挤。有的边洗脸边哧哧地擤鼻子，有的赤脚站在凳子上穿裤子。托里亚·热里柯夫也在这儿。

丘宾：（愤懑地）还得跑来追你们！你们不能和大伙儿一样先领了钱再换衣服吗？瞧你们这些人！

不知谁的帽子在桌上放着，他把它往旁边一推，打开皮包，把一叠叠钞票掏出来摊在桌上，然后拿出名册说道：

“波塔鲍夫！七十卢布！签字吧！”

施工队长瓦夏·波塔鲍夫站在镜子前，一件白背心紧紧绷在他那结实、黝黑的身上。他正在梳头，留着经过仔细修饰过的毛茸茸的短胡子，头上有点过早秃顶，平时他总是设法掩盖住这块地方。

“阿列克赛·阿列克山大洛维奇，”波塔鲍夫从镜子里望着丘宾平静地说，“奖金我们不领啦。”

丘宾看了他一眼，就象望着一个不正常的人似的。

托里亚·热里柯夫踮起脚，用脚尖滑着轻快的舞步朝丘宾走过来，从他的肩头朝那堆钱瞥了一眼：

“我该领多少啊？噢，不！阿列克赛·阿列克山大洛维奇，我不过是出于无聊的好奇，您知道，钱真让人烦透了！你一会儿把它装进口袋，一会儿又把它掏出来……”

在更衣室另一头的角落里，不知是谁背诵了一句欢乐的台词，又发出一声忍俊不住的笑声，可是当波塔鲍夫往那边扫了一眼后，屋里立刻又安静下来。

丘宾：（焦急不安地）小伙子们，你们玩得过分了！我交到出纳处去——你们就得跑到那儿去领啦！

波塔鲍夫一边穿衬衫一边说：“阿列克赛·阿列克山大洛维奇，我们不是开玩笑，施工队拒绝领奖金，因此，您就心安理得地把钱交回去吧。”

丘宾：（警惕起来）说不定你们连工资也不领喽？

“工资我们要领的，”波塔鲍夫一边穿外衣一边安抚着他。

“谢天谢地！工资你们居然还领啊！”

“阿列克赛·阿列克山大洛维奇，您别生气，”波塔鲍夫说，“不过我只在党委会上说明理由。”

丘宾发火了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我总还是你们的工地主任哪！我应当知道，在我的工段有什么新花样，还是不该知道？”

“到党委会上您就知道了。”波塔鲍夫非常平静地回答。

“是这样……这么说，这一出戏是针对我来的啦？好吧，多谢多谢，波塔鲍夫。要是我对待你们不好，——那我可不知道。”

“阿列克赛·阿列克山大洛维奇，这不是针对您的。”

“那是针对谁？你说，你说呀！”

“我说过了，只有在党委会上我才加以说明。走吧，伙伴们！”

于是整个施工队走出了更衣室。托里亚亲切地挥了挥手作为告别。车厢似的小屋里只剩下丘宾一个人，束手无策地站在摊满一大堆钞票的桌子跟前。

第二天早上。

波塔鲍夫施工队正在一个大圆形基坑里铺设灌注混凝土用的模板，准备建筑烟囱。

工地主任丘宾把一个年轻妇女——劳动工资处的工作人员领到基坑旁边。

丘宾：（指着下边）他就在这儿。

丘宾说完立即走了。这位妇女犹豫了片刻喊了一声：

“波塔鲍夫同志！能耽误您一分钟吗？”

女工作人员和波塔鲍夫站在基坑边上。

女工作人员：（天真地）请您说说，您的施工队拒领奖金，这是真的吗？

波塔鲍夫：是真的。

女工作人员：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

波塔鲍夫：这是秘密。

女工作人员：我认为，就我所知，谁也没有得罪你们。
工作进度表结算了吗？丘宾的工作进度表结算得不对吗？”

波塔鲍夫：算得对。

女工作人员：一切正常？

波塔鲍夫：一切正常。

女工作人员：（试探地）这么说，你们对劳动工资处
没有意见？

波塔鲍夫：没有。

女工作人员：还是有吧？

波塔鲍夫：没——有！

波塔鲍夫还没有来得及走到下面就又被喊住了。统计
员一边喊着一边从办公室向基坑跑来。

“波塔鲍夫！瓦夏！接电话！”

丘宾的办公室。

波塔鲍夫：（对着话筒）……对，他们向您报告得很
对。马上就要开党委会，到那时我会说明一切的，……这
有什么不好？我们又不是拒绝工作——是拒绝领奖金！……

女统计员：（跑着说）波塔鲍夫，快点吧！干部处来
人啦！要见你！

波塔鲍夫：（对着话筒）就这样吧，我不能再多说了！
我不知道，党委会什么时候开，还没通知我！

干部处的检查员和波塔鲍夫站在离办公室不远的地方。

检查员：那么，我现在要求您拿张纸，坐下来写明理由：由于什么原因您的施工队拒绝领奖金。

波塔鲍夫：我什么也不写

检查员：为什么？

波塔鲍夫：因为我不想写。

检查员：波塔鲍夫同志，我们有责任知道拒领的原因，您懂吗？

波塔鲍夫：我懂。开了党委会，您就明白了。

检查员：波塔鲍夫同志，我不知道党委会什么时候开，可是向托拉斯报告拒绝的原因我必须今天，就在此刻给托拉斯送上去。

波塔鲍夫：干吗这么着急呀，着火了还是怎么地？

检查员：波塔鲍夫同志，别说蠢话了！坐下来，写个说明吧。

女统计员：（从办公室的窗口探出身来）瓦夏，波塔鲍夫！快！接电话！

波塔鲍夫仿佛抱歉似地在检查员面前两手一摊，然后跑掉了。

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下班。波塔鲍夫时而在电话中加以解释，时而在办公室里，在办公室外，乃至在走向基坑的路上应付着那些纠缠不休的来访者……

最后，他终于回到基坑，置身于队员中间了。可是女统计员又弯下腰冲着坑底喊起来：

“波塔鲍夫，瓦夏，现在党委会来电话啦！通知你星期一下午三点钟出席党委会！星期一下午三点钟！”

“明一白一啦！”波塔鲍夫在基坑底答应着。“明白啦！”

星期一。

一辆摩托车在建筑工地的干线公路上奔驰着。

托里亚·热里柯夫驾驶着摩托，波塔鲍夫坐在挎斗里。他刮了脸，身穿一件新上装，白衬衫，衣服笔挺，还打着领带，焕然一新。

波塔鲍夫和托里亚都戴着摩托车头盔。

一辆黑色“伏尔加”轿车超越了他们。坐在司机旁边的是一个年纪已不轻、身体开始发胖的穿浅色外衣的人。

“瞧见啦？！”托里亚抬起身子冲着波塔鲍夫的耳边喊了一声。“经理！也去参加党委会！”

托里亚兴奋地晃动了一下脑袋，加大了油门。

前面是一个铁道道口。

就在摩托车到达的那一瞬间，吊杆放了下来，而那辆

“伏尔加”刚好来得及开过去。

一列望不到头的货车缓缓驶了过来。车上载着木材、铁管、砖头、钢筋、水泥、各种设备和其它东西，最后是几十节装着碎石子的平台车。

黑色“伏尔加”轿车向营建处驶来，在台阶前停下。巴维尔·叶米里雅诺维奇·巴塔尔采夫把外衣往汽车里一扔便急冲冲地走进大楼。楼道很长，在第一个门上钉着写有“书记”字样的牌子。巴塔尔采夫把门推开条缝儿，朝一位正在打字的姑娘说了声：

“娜塔莎，我在党委会。”

他在楼道里快步走着，不时地同一些问好的同志点头示意。

党委会成员已经到齐。

桌子象往常一样摆成“T”字形，“T”字的横杠杠是张小桌子，后面坐着托拉斯党委书记列夫·阿列克谢耶维奇·索洛马亨。这还是个相当年轻的人，至少比波塔鲍夫年岁小。他有点削瘦，浅棕色头发，显得生气勃勃；他天性爱激动，但已学会了克制自己。开党委会时，他不多说话，只有在最必要时才调节一下。

党委会的其他成员坐在长桌的两边。著名的施工队长奥列格·考赤诺夫是个健壮的、四十开外的人，他没来得

及换衣服，就从班上直接来了；托拉斯干部处处长罗曼·吉利洛维奇·柳巴耶夫的岁数和考赤诺夫不相上下，他个子不高、神态安详，脸上总挂着善意的微笑，他已开始发胖了；总调度员格里高利·伊万诺维奇·弗罗洛夫斯基已经头发斑白，他是个性格孤僻的人，每天神经紧张地进行调度，被搞得疲惫不堪；托拉斯计划处处长鲍利斯·彼特洛维奇·沙图诺夫是个四十五岁的男子，他机警善变，相当干练，有着一张机灵的、几分神经质的面孔；女起重机手阿列克山得拉·米哈依洛夫娜·莫特罗舍洛娃是这里唯一的女性，她五十岁左右，身体矮壮，宽宽的肩膀，有着一张饱经风吹日晒的脸和一个有力的短脖颈，无檐帽盖住了往后结扎起来的头发。

窗子敞开着。窗外是一大片空地，斜对面被刚刚挖出的土沟切断了。特约列席会议的人一个个靠窗坐着。这是工地主任丘宾和第三十三营建处，即波塔鲍夫所在的那个处的处长契尔尼柯夫。丘宾穿着工作服，他的帽子摆在旁边的椅子上。维克多·尼考拉耶维奇·契尔尼柯夫是个青年人，穿着一件长绒线衫，瘦高个，高鼻梁，很象个滑雪运动员。他用双手抱着一个抬起的膝头坐在那里，看来这姿势很不舒服；他的表情冷漠而带讽刺意味。

虽然大家已经就座，但屋里还觉不出那种会议开始时所特有的冷漠的紧张。大家随随便便地坐着，互相交谈着。考赤诺夫坐在索洛马亨旁边，可笑地打着手势，绘声绘色